

少年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時

(本文插圖刊第八頁)

馬存坤

大學生生活波瀾迭起

離國近三十年，一九八四年十月返臺參與全球性僑聯總會理事會議，並南下參觀各項建設，除官方安排的活動程序外，最大樂事莫如校友晤敘，舊雨重逢倍感親切。於是煮酒烹茗，漫談少年時代大學生生活，逸興過飛，忘年忘我，快何如之！

這種人生難得的際遇，深銘心版，返回僑居地後，北極閣的晚霞、鷓鴣寺的鐘聲、臺城夕照、玄武晚荷、梅菴的琴韻、農場的繁花，在在縈繞於衷，揮不去，斬不斷，爰寫此文，以抒暮雲春樹之懷，並供在臺中央大學母校學弟學妹們課餘談助。

半世紀前，我國教育不如今日發達，中大是國立（彼時有國立、省立、私立、教會立之分），既是有名的東南大學蛻變而來，又位居「中央」，學校很自然的成爲領袖羣倫的最高學府；許多大規模或全國性的學生運動，只須中大登高一呼，四方隨之響應。而這四年正當國家掙扎轉型時期巔峯，外而帝國主義者，內而新舊政客、軍人，或爲保持既得利益，或爲攫奪新的權利，造

成內憂外患紛至沓來。舉其著者，如寧漢分裂、先總統蔣公中正第一次下野與復職、國民黨清黨後完成北伐，國家統一、擴大會議與中原之戰；兩廣的異動，在第三國際指揮下，中共成立蘇維埃政權；日本發動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侵略事件；汪精衛再度抓權，蔣公二度下野等驚天動地，動搖國本的重大事件不斷發生。中大本身也有歷史性事故。大學生正值青年，愛國的熱血，激越的情懷，充沛的精力，適當的知識，自然產生適切的反應，使這四年大學生生活波瀾迭起，多采多姿，而我正是這些波瀾中的小小浪花之一。

名與實皆具誘惑力

南京時代的中大（抗戰時中大曾遷重慶沙坪壩，現在臺灣復校），是由兩江師範、南京高師、東南大學發展而來，歷史悠久。校本部座落南京城內北部的四牌樓（南京城週圍六十華里，爲全國有數名城），大致爲不規則的方形。最明顯的標幟，校後有一個百尺高崗，上有北極閣，與臺城相鄰，鷓鴣寺、胭脂井均屬古蹟，居高遠眺，全城在望；臺城外卽爲有名的玄武湖。學校大門南向，在四牌樓，校園牆外，東爲成賢街，繞

城北直達長江碼頭所在之下關商埠。自莊嚴雄偉的校門進入校區，校園是由丁字形馬路加以區分的，丁字的一豎卽是中央路，植有行道樹法國梧桐，修剪整齊，綠意盎然，極富青春色彩。丁字東南區有數幢建築物，由法、文、教諸學院及藝術科佔用；丁字西南區，有羅馬式雄偉建築，是學生的精神食糧倉庫，雄偉的東南孟芳圖書館。丁字橫路之北，東有高大的科學館及致知堂，是理學院的大本營，世界有名的女科學家吳健雄博士，卽在此院完成大學教育。丁字一橫之中點，中央路北面，有民國十九年建成的典禮堂，圓頂，巍然雄健，樓上下能容三千人，爲首都最大之集會所，兩翼爲辦公室。堂後一片平房，深有四進，當時關爲學生第一宿舍；堂西有女生風雨球場及若干網球場，再西卽爲大運動場、足球場，場北有工學院實習工廠，煙囪高聳。場南丁字路北爲南高樓，一字形建築，古色古香，上有鐘樓，全校作息時間悉賴指示；此樓爲工學院佔有，有名的科技園丁暨經濟長才李國鼎學長，卽出身於此。樓西一路之隔，卽田字房男生宿舍，一樓一底形如田字故名。體育館在體育場西北，館內連同看臺計有三層，有室內籃球場等設備，我們

①



①六十年前的大學生活，或在水之涯。

②或在山之嶺。

②



學習國術，雖然人數衆多，也用此場地，顧名思義，這是體育科的家。館後有教師宿舍，古木參天，蒼鬱幽靜。體育館西北，教師宿舍後，亦即校園的西北角，是中大名勝而具有羅曼蒂克氣氛的梅菴。梅菴面積不大，但植有六朝古松及梅樹，中有平房一椽，置有鋼琴，充作藝術科音樂教室及練琴間；西北角小亭翼然，可眺望牆外馬路，環境靜謐，曲徑通幽，春夏雜樹生花，秋月弄影，冬梅放香，琴韻如訴，於是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，成爲大學情侶極好的談情說愛處所，頗多羅曼史流傳。在這不規則四方城之東南，有成賢街第二宿舍，三層紅瓦大樓數幢。由校部東門越過成賢街，有一個園藝場，蒔花甚多，花木扶疏，小橋流水，春夏秋季繁花似錦，亦爲散步及情人幽會的所在，畢業同學會一樓一底的會所，在此佔地一角。

爭名護校一場風波

我在校時，大學部計有文、法、教、理、工、農、商、醫諸學院，暨藝術、體育兩科，但無研究所。農學院址在三牌樓，距校本部數里，商、醫學院在上海。全校規模之大，居全國之最，因爲位居首都，名爲中央，又係國立，網羅全國名學者、名教授，佔盡優先，所以教師陣容充實；而江南爲人文薈萃之區，學校的名與實又具誘惑力，所以全國莘莘學子，競以進入中大之門爲榮。

東南大學校風淳樸，學生書卷氣濃厚，曾未聞發生風潮。詎知民國十七年國府奠都南京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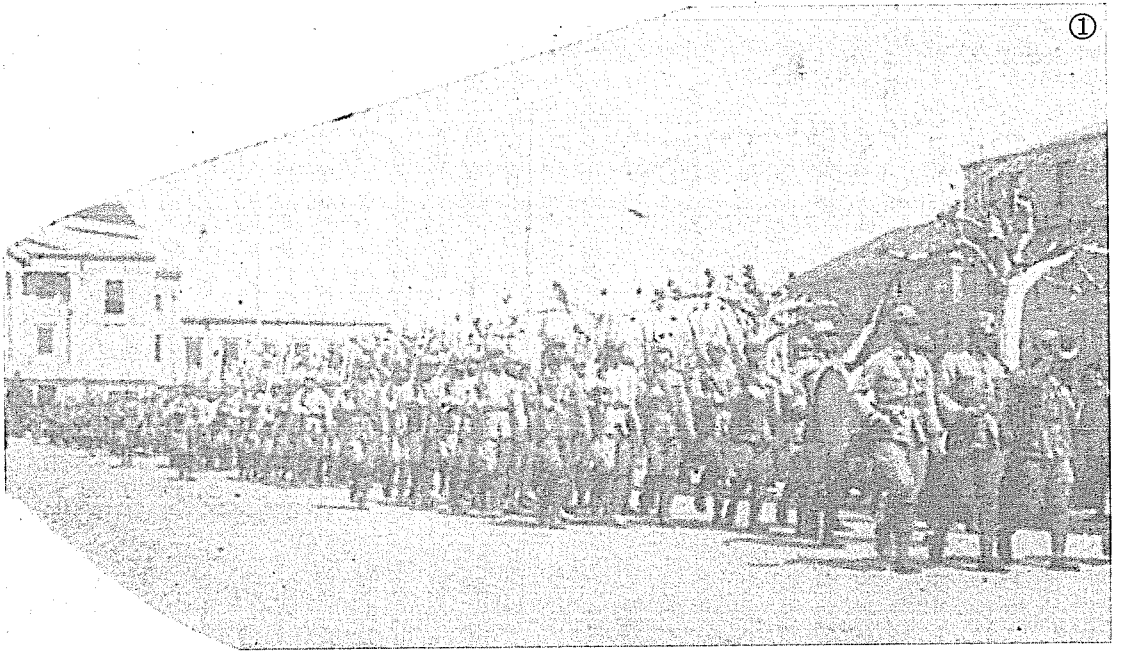
設大學區制，先後兩次改名爲「第四中山大學」、「江蘇大學」。前者雖有中山之名，却排行「老四」，與位置首都不稱；後者將學校地方化，更爲學生所難接受，於是憤而發動護校爭名運動，請願遊行，連暑假也不放過。最糟的是主管方面，發表一次校名，即派出一名校長，似並未多加考慮人選的名望、學術地位等主觀與客觀條件。妙的是這兩位先生不自度德量力，一經發佈，即搶着到校接事；結果，第一位神秘地到了校長室，經學生發覺，又被轟了出去；學生有此經驗，提高警覺，派糾察隊把守校門，於是另一位剛到校門，即被攔阻，推推拉拉，小受皮肉之傷，乘興而來，狼狽而去。

小小紛擾，茶杯裏起了風波，政府深恐風潮擴大，終於接受要求，確定名稱爲響亮而名實相符的「國立中央大學」，校長人選由黨元老張靜江之姪張乃燕博士充任。張博士雍容平易，並有學術著作，學生認爲滿意，於是風波平息，恢復大學常態。但因革命浪潮的衝擊，國家掙扎轉型時期，師生新血的注入，校名的榮譽與責任感等種種因素，中大雖能傳承往昔淳樸風貌，而新思潮和新作風，業已萌動。另有一事不妨一提，自張乃燕校長視事後，黨元老笑傲風塵的吳稚暉，筆者不止一次遇見他老人家藍布大褂、皮鞋，飄飄然來去；有一次居然肩上扛一把雨傘，雨傘上還掛了一個小布包袱，吳稚老風格一生如此。

謝冠生任國民代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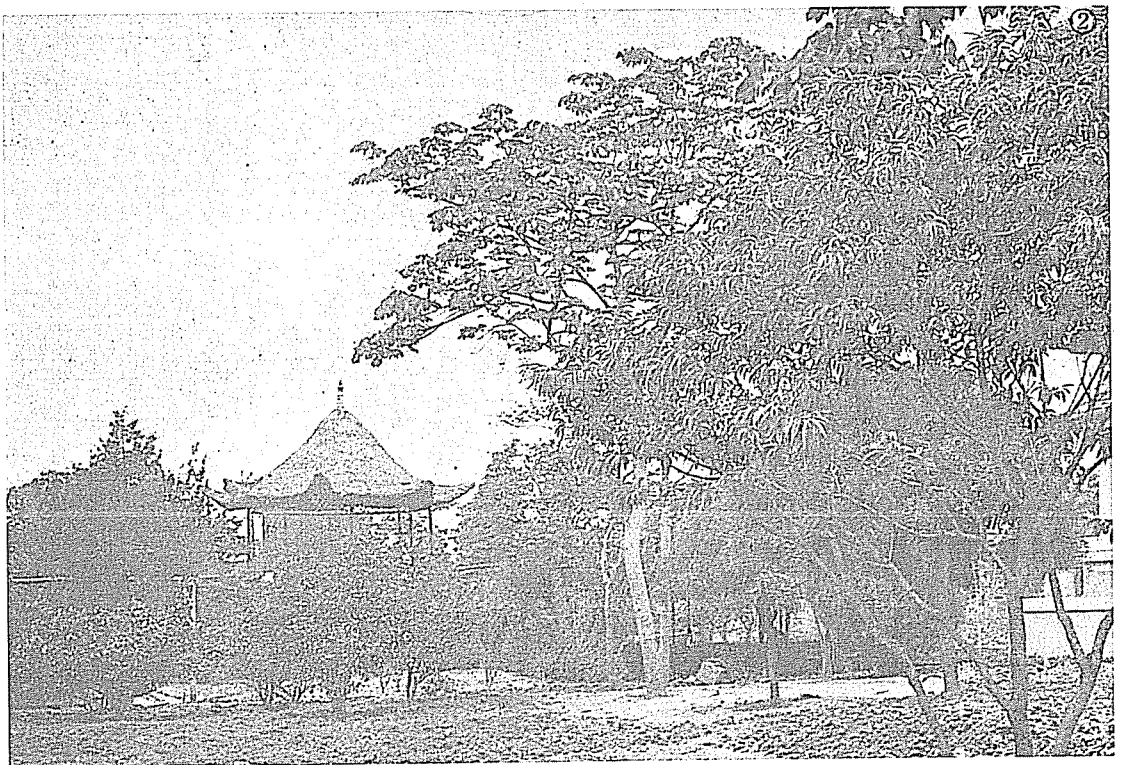
十九年中央認爲國家業已統一，軍政時期結

束，遵照國父遺教，應開訓政之局，決定召開國民會議，製頒約法，施行約法之治。於是全國舉辦國民會議代表選舉。中大爲南京特別市選區之一，應選出代表一名，全國注目，當政府一經公布選舉辦法，學校最活躍而有成就的社團——極光社，即開會研究支持什麼人競選。經慎重研討之後，認爲同學不必出馬，朱校長驥先先生雖係黨國要人，又有博士頭銜，學經歷均高，但到校未久，尚無表現，不如擁戴最爭人望，最得人緣的法律系主任謝冠生博士。決定之後由社推助各院代表會，獲得絕大多數代表支持，再擴而及於全校同學；投票結果，謝老師順利當選。全國報紙轟傳，認爲中大學生不選黨國要人的校長，而選默默無聞的系主任，揣測紛紛。其實很簡單，謝老師道德文章久爲學生所欽仰，他爲人平易，富於磁性，記憶力特強，平時上課不帶皮包，不攜講義。他開的課，不獨法律系和法學院，其他系的學生喜歡聽，如文、教學院學生亦慕名選修，致使教室不敷容納，乃用科學館的致知堂，該堂能容三四百人，上課後到者，竟有站立聽講的。他講到有關法律條文，隨手寫出，你回去查對六法全書，包準一字不錯，令學生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其次選他的課必須填表，由他簽字，只須和他接觸一次，略談數語，下次見面，不管相隔多少年月，不獨清楚記得你的姓名、籍貫，還能問及某事某人，所以凡是和他接觸過的同學，都成了他的親切選民。其三，我和吳子我是法律系學生，袁其炯等是法學院的，在極光社中謝老師已擁有堅強的支持幹部，所以出師大利，馬到成功



①投筆從戎參加學生軍集訓。

②學生情侶談情說愛之處—梅庵。



此一選舉結果，謝老師蜚聲全國，從此見重於先總統蔣公，由司法院秘書長而司法行政部長，而司法院副院長，而院長，直至逝世，一生盡瘁司法。大陸時期，由南京至重慶，司法行政部隸屬於司法院，法界弊絕風清，司法建樹頗多，收回對外法權。到臺後司法行政部改隸行政院，高等法院以下均歸司法行政部指揮監督，司法院被架空，僅轄最高法院、行政法院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及解釋法律之大法官而已。

另有一個插曲，使黨國遭受多年困擾，就是黨國元老立法院長胡漢民，挾其「不肯吃虧」（譚祖菴曾有一絕妙評人之聯曰：「汪精衛容易上當，胡漢民不肯吃虧」，一字如山，切中兩人表裏），不贊成舉行國民會議，堅持己見，因此下臺，「息影湯山」，成爲後來黨國糾紛的肇因之一。

拒毒論文比賽奪魁

民國十九年全國禁煙委員會舉辦大學拒毒論文比賽，我以好奇並對煙毒深惡痛絕心態報名參加。於是慎重其事，勤跑圖書館尋找資料，因我會選讀第二、三、四種外國語，稍感方便，耗時近三週，寫成一萬八千字的文稿寄去，並未希望得獎，祇想對於國家嚴厲禁煙盡一點責任而已。誰知兩個月後上海大報將我的半身相片和全篇論文均行登出，說我得了第一名，三位評判人爲名教育家名學者蔡元培、蔣夢麟、胡適之，除發一面金牌、一張獎狀外，並有一百元獎金。意外

獲得此一榮譽，並不覺得可喜，倒是同學們恭賀，鬧着要請客，憑添一番熱鬧和喜樂罷了。不過由於這次得獎肯定我的寫作能力，鼓勵我寫作的衝動，從此將過去偷偷摸摸寫的文藝小品，向報屁股用筆名發表，改用本名寫評論專欄，向首都報紙投稿，由投稿而特約撰稿，終於南京各報每週必見一篇文章，寫作領域逐漸擴大。記得有一次爲「婦女回廚房去」的問題，和當時任金大教授的賽珍珠女士（後爲美國十大作家之一），在報上打了三個月筆墨官司，最後她終於承認我的主張正確，成爲文友，轟傳一時。這些文章我都收入「報章論文集（一）」，惜因大陸淪陷，與其他著作遭受同一命運全燬。

少林拳搏擊碼頭仗

長江沿岸碼頭的搬伏，自結幫派，欠缺管理，需索訛詐，令旅客非常頭痛。民國十九年暑假結束，我受家鄉親友之託，帶着兩個十一、二歲進初中一年級的孩子去南京入學，三個人的行李大大小小十多件，由浦口過江輪渡到下關；我爲照顧孩子上下渡輪，較大的行李交搬伏負責，我自己攜帶着小箱小包，那個搬伏半要求半強迫的將我手裏的東西一起拿過去，並說：「先生，一起交給我好了。」我心想頂多照規定多付些錢也就算了；誰知上岸之後，我按規定件數給錢，他却不受，我添了錢，他和我只是磨牙；我再加錢，原諒他是「苦力」，他依然故我。我問他到底要多少？他又不說，這樣對我糾纏，從下午四時許直到五時半，我叫車載行李，準備「進城」，

他又不准車子接近，附近半里之內又無警察，天色逐漸入晚，所有旅客走得精光，碼頭上就剩我和兩個孩子。我記得非常清楚，自己頭戴平頂黑寬帶草帽，身穿夏布長衫，腳下一雙白皮鞋，右襟鈕扣上帶着中大帶鍊的校徽，一望而知是一位學生。我懷疑搬伏如此無理取鬧，另有異圖，而街燈業已放明，時間不容再拖，決心從速解決。

這時約有二、三十位碼頭伏圍攔着好像看熱鬧似的，於是我再加一次錢，並向看的人解說，意在減少他的幫手；我自己前去找了一輛較大的交通工具馬車（彼時尚無出租汽車），但車伏被那個又粗又壯的搬伏嚇阻，不敢接這筆生意。於是我有點動火，兩位少林拳師教給我的忍耐開始動搖，抓起所有的銀毫、銅板扔到對岸江裏去，並說：「錢，我已給過了，你要，就向江裏去取！」這位搬伏火大了，在他想身具二、三百斤力氣的人，闖一個學生，還不是手到擒來。他逕以臥獅撲兔式伸手抓我衣領，我一面大聲向圍觀的人說：「請各位見證，他不獨留難我兩個小時，現在又來動手打人，我只好自衛了。」我一面用左手攔開他伸來的大掌，一面照拂兩個孩子躲到我的背後。他的第一掌被我攔去之後，口出粗言，更用力的向我撲來；我一面招架，瞄準了一個空隙一拳搗向他的右肩窩，用了八成力道，以求速決，他那龐大的重量，被這一擊打得像陀螺一樣跌到對面江岸欄杆邊直叫不動了。但他的朋友十多個起鬨，說我打了人，於是羣起圍攻。我只好拳掌腳俱施，避免用重手法，但他們跌倒了又爬起來糾纏，於是我放倒兩個，用腳踩着，高

聲喊着：「你們如果再糾纏，我就先傷他兩個，再和你們好好打一場。」

這一着很有效。人叢中出來一位五十多歲的碼頭伙，一面阻止他們：「不能如此胡鬧，是我們悻悻！」一面向我表示慰問和歉意，並為我找來一輛馬車，將行李搬上車，請我離開，結束了這場全武行。

這件事碼頭工會居然告到學校，校長訓了一頓。于振聲、馬金標兩位拳師，又轉向我說：「你的拳、刀、槍、劍、棍都已學過了，我們也沒有什麼可教的了，以後你不必再到我們班上。」這是軟性的逐出門牆。我一面懊悔忍的功夫不夠而闖禍，從此慢慢丟開已有相當火候的少林拳，若干年後改習太極拳，迄今未停，得以保持良好健康，未始不是塞翁失馬。

九二九奮勇救外長

民國二十年，日本發動對華侵略的「九一八」事變，順利而快速的佔領東北數省，使我們喪師失地，有兩方面難辭失誤之咎：在中央是外交部長王正廷，未將駐東京的大使館事前預報轉報當局；在地方是少帥張學良滯留北平，實行不抵抗主義。可是全國民心激憤，青年情緒如沸如焚，中大位居首都，即於九月二十九日發動京滬學生向黨政機關請願，要求嚴懲誤國的負責者和出兵抗日。我是學生自治會主席，擔任學生隊伍總指揮，本校教師推文（經濟學博士）武（美國陸大騎科，中大學生軍訓總教官）全才的浩浩若教授為總代表，京滬兩地近萬名大學生，浩浩蕩蕩

，首赴國民黨中央黨部，中央常會正值開會之際，常會要請願者推出代表進去說明請願意旨，我將事前備好的請願書拿出，陳明綱要，答覆無要領。我退出向大家說明後，羣眾要求派人直接答覆。中常委誰也不願自討苦吃，學生逐漸不耐；此時天公不作美，又下起雨來，最後由黨國元老丁惟汾老先生出來，因為學生露天淋雨，他也不便打傘，站在臺階上，手捧的請願書遭雨淋濕，揭不開來，手抖說話聲音也抖，他的嗓門本來不高，縱然逐條答覆，也無啥道理。

我更同情這位山東革命老黨人一生清白，怕他站久了生病，我高聲向羣眾說明九一八事件，我政府措手不及，事前毫無準備的原因，在於外交部未將駐日大使館的預報送當局所致。「我們到外交部去質問！」於是大家跟着轉移目標，由丁家橋中央黨部整隊走向外交部。該部似已獲得消息，將大門關閉，只留便門出入。朱校長驕先先生亦由中央黨部隨隊徒步而來，意在勸阻。此時學生羣見外交部鑿以閉門羹，情緒隨之高漲，有人高喊「衝進去」；朱校長尚圖攔住，學生眼睛已紅，竟以雨傘毆打；朱先生只好讓路離開現場。學生從小門進入之後，首先敞開大門，大隊人馬蜂擁而進，秩序大亂；竟有上海學生覓得兩桶煤油，意圖對檔案縱火，幸經糾察隊發覺告訴，我，我請糾察隊嚴厲禁止，並制止重大軌外行為。

此時王正廷外長尚在東樓二樓部長室，我深感羣眾已失理性，無法指揮，靈機一動，擠上東樓；而王正廷頭破血流，白襯衫到處是血，正由

兩位保鏢連袂拖向樓下衝來。我見事已鬧大，樓下被羣眾阻塞無法通過，向他保鏢說：「趕快進入樓下室內暫避！」自己進入部長室，打開抽屜，居然讓我找到駐東京大使館的報告書，真是喜出望外（係由交通部主秘王漱芳學長事前透露，交通部自設無線電臺，消息靈通），隨手塞入褲袋。轉身再下樓，王正廷仍困室內，我於是提醒保鏢，可自窗牖跳下，窗外是草坪，越過草坪就是停車場，幸我眼明手快，當王正廷被保鏢扶着跳出窗外，跌倒草坪地上，江西郭宗璞、安徽孫偉福兩位同學，人手一根鋼骨手杖（造大禮堂遺材），追向王正廷，意圖再加毆擊；我一手一個把他們兩個拉住，使王正廷得免遭最後一擊。何孟吾（浩若）教授人在草坪，目覩王正廷滿身是血（也有一瓶紅墨水打在頭上），已不能行動，全靠保鏢拖着，也不問天雨地濕，學生闖下大禍，他難避責任，躺在地上傷心痛哭。我見保鏢已將王正廷挾入汽車開走，一面安慰何先生，一面大聲疾呼整隊回校。學生憤怒情緒業已發洩，反能平心靜氣排成隊伍帶回學校。

隊伍解散，我剛回到第一宿舍，換去濕衣，此時正是下午五時，國府主席蔣公的大黑車已到，我和何先生同被「召見」。先到接待室，後到侍從室，像待決囚一樣等了不好過的一小時，才通知我先進去聽訓。

這是我第一次個別晉見蔣公，但我早在表兄（早期黃埔生）處獲知蔣公愛護有為守的青年，縱有大錯，如能堂堂正正說出理由，這邊處罰，那邊另有安排或培植，可不能畏縮怯懦，作小

丈夫耳。大約下午六時光景，蔣公在燈光之下，一臉紅光，滿面怒容，兩隻眼睛炯炯逼人，對我先加嚴斥，足有一刻鐘之久；而我對他使用學自軍訓的知識，立正，一動不動的對他注目，他的怒氣漸消。我想他當時心裏也許奇怪：「怎麼一個文學堂的學生有此膽量與禮貌？」於是聲容平和的問我：「有何話說？」我把這個不易得的機會，把我從被載上汽車到侍從室候傳所思考的理由，簡單扼要且條理化，共分三點加以說明。

總之王正廷庸愚，瞞上誤國；蔣公面色和霽而更見光彩，他問：「你有什么證據？」於是我從褲袋把駐日大使館的報告書取出，雙手捧着，走前兩步交給他，並報告說：「這是二小時前自王部長辦公室抽屜內檢出來的。」幸虧他未再追問我的消息來源。最後蔣公對我慰勉幾句，要我「好好讀書」，才說：「下去！」而絲毫未加處罰，其次傳何孟晉（浩若）先生，只怪何先生太心急了，主席仍在訓話中，他即從中阻截，說明他的理由，使蔣公很不高興，蔣公斥他「強辯」，但奉化的國語，使湖南的何先生聽成「槍斃！」鬧了一個不大不小但極尷尬的笑話。何先生一聽要「槍斃」，僵在那兒，臉色發白，身軀不穩，一個字也吐不出來。約有兩分鐘，大概蔣公也明白幾分何是誤聽了，却又不便解釋，於是較溫和的說：「還有什麼話說？」何先生就說：「我有一妻兩女……」蔣公這時肯定何是誤聽了，招呼手下：「帶下去！」缺德的是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將軍，他明知何先生誤聽了，於「帶下」來之後，直等侍從室留我們晚餐，何先生却說：「我那有心情

吃飯！」錢將軍這時才微笑着告訴何先生：「你聽錯了，主席說你強辯。」何先生還追問一句：「真的麼？」

主席蔣公是愛才的，何先生因禍得福，從此丟下粉筆生涯，被蔣公提拔發揮他的文武全才。

披斗篷成爲馬主席

九一八事變時，我是本校學生自治會常委，由本校而南京市學聯會而全國學聯會常委，因身強力壯，嗓門寬大（彼時尚無麥可風），開學生大會當常主席。說穿了也不值一文，我的背後有組織堅強運用靈活的極光社支持所致。那時日本佔領東北，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奮起抵抗，成爲東北有名的義勇軍，報上發表他的消息時，常見他披一件黑色斗篷；而中央爲共赴國難，造成所謂「汪蔣合作」，反覆無常的汪精衛取得行政權，擔任行政院長，蔣公退出政務，專責軍事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；國民政府由林子超先生擔任主席，林主席冬天經常穿一件黑斗篷，恰巧我也有一件雨衣是黑斗篷，於是我這個綠豆型的學生會主席，竟被同學暱稱爲「馬主席」了。

但也難怪，我每天都被記者和特務跟踪，特務甚至明顯的帶着手鎗和狼狗，大名經常見報，一次赴上海，一次去武漢，報上竟以二號字專電「某某學聯會常委因公赴滬」與「赴武漢」。記者們「有聞必錄」，而我這名無權無勢的學生，豈能不招忌。楊德翹、吳子我都是因活動而被關的，其實我們都是三民主義忠實信徒，只怪黨內極少數人工作能力既差，胸襟過於褊狹，不久即

自食苦果。今日回憶，只有徒喚奈何了。

迂公子難受美人恩

我在大學時代，是多方面發展的，好像處處有我在。說文；我的成績拿到安徽省和學校的兩種獎學金，自獲得大學論文比賽首獎起，南京各報經常有我的文章發表（每星期日上午必寫一篇），隨後發展到上海時事新報和晨報。說武；我是足球校隊的隊員，校運會三鐵掛名，軍訓的一名隊長，國術數年有成，自信五官端正，儀表正當，家庭既供給充足費用，又有外快收入，等於錦上添花。這些錢我除幫助急需幫助的極少數同學外，大部份花在買書和製裝上。

購買書因我曾選讀第二、三、四外國語文，我能看英、日、德文書籍，所以這三種語文的參考書我都摘要購買；言製裝我中西四季服裝齊全，不啻翩翩公子，因此，那時我大概是學校女同學注意的人之一。

當時風氣不如今天開通，使我迄今難忘的有三位女同學，第一位是雲南人，她採取迂迴路線，央我的女同鄉問我，是否願意和她做朋友？被我婉言以「匈奴未滅何以家爲」拒絕了。第二位是四川人，高挑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膚，大大的眼，圓圓的臉，長得確實够水準，也讀法學院，好像比我低兩年。正因我對她印象不壞，但我屬於內向型，每次校園相遇，不是低頭而過，就是繞道而行，她却想到一個方法，買了一本厚厚的雪艇王世杰老師著的比較憲法，親筆簽名贈給我。收到之後，本可從此借感謝贈書魚雁往還，互通

款曲；但我看見當時已有一位外文系張姓同學拚命追她，簡直像影子一樣，他在他也在，我既討厭某君的無賴行爲，頗覺有損男性尊嚴，何必跟他一般見識，終於連一封謝函都未寫。後來這位女同學真被張君追到手了。抗戰末期，我在重慶偶然遇到他倆，我這時才對她說：「謝謝你的比較憲法。」她却幽怨的對我說：「一切都已過去，我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。」

第三位是位江蘇女同學，是學教育的，似乎比我低三年。黑黑的皮膚，大大的眼睛，可愛的臉型，小巧的鼻子，適中的身材，一臉調皮相，有「黑玫瑰」之譽。已不記得是什麼機會作橋梁和她獲得往來，也曾梅菴相會，農場伴遊，當時似乎把她當一位俏皮而可喜的小妹妹看待，在支配時間緊湊之中，和一位聰明伶俐的異性往來談笑，確實可以破解若干情緒之結。尤其我剛畢業，患了一次死去活來的傷寒病，住院月餘，骨瘦如柴，一條褲管可以套進兩隻大腿，回到成賢街第二宿舍獨住的閣樓休養。她常來看我，伴我談笑，解我寂寞。記得她講過中學國文老師豐子愷向她們講的一首詠新婚夫婦打油詩：「奴太高來郎太低，畫眉須架九重梯，夜來同臥鴛鴦衾，湊得頭齊腳不齊。」使我笑痛了肚皮，她講這種葷素俱備，雅俗可通的打油詩，有無其他用心不得而知，但我完全忽略，並未加以思考分析；可是有一天她悶悶不樂地來告訴我：「我早由家庭作主訂過婚，最近父親來信，要我回去結婚。」問我有何意見。她的意思很明顯，如果我贊成她依父命回去結婚，她一定會誤會我在玩弄她的感情

；如果我反對她回去結婚，自然應對她承諾和負責到底。我是個舊式家庭獨子，自幼缺乏玩伴，養成內向性格，雖受新教育，未忘舊觀念舊禮教，違背家庭與父母之命，認爲大逆不道。於是我未多加思考，以大哥哥的語態，即向她說：「我該向你道賀，吃你的喜酒。」誰知此話一出，她竟搗臉痛哭而去，從此遂絕，頗使我感到無奈與遺憾。過後思之，「男女是否不能作朋友」，迄今猶無正確解答。

日本人矚目極光社

如果將當時中大當做一國，和今天英美一樣，它有兩大政黨，一個是極光社，一個是新聲社。極光社在我求學那四年，始終掌握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。

極光、新聲都是學生組織的社團，具有政治社會意識。我是極光社的一員，就我所知，極光社成員無一不是中國國民黨員，革命性強，行動積極，重要社員往往因言行激進，遭黨員組織責任者誤會而坐牢，袁其炯、吳子我、楊德翹都是；我雖未受纏綿之災，只差一個門限而已。極光社吸收社員採精兵主義，被吸收的對象，不獨經過思想、品德、學業成績等考察，還有吸收後的發言，組織活動等訓練，因此每個成員都能獨當一面，完成使命。那麼極光既能始終掌握政權，共有多少社員？我在二十年時曾經統計過，除畢業離校者外，只有十六人而已。正因採精兵主義，想加入而因條件不合進不來，也常招致同學的誤會。

極光社和新聲社都有定期刊物，前者名爲「極光」，三十二開本，內容有評論、研究、文藝、校園瑣聞等欄，在校內頗負時譽；「新聲」則爲十六開本。極光文稿都是教授、同學義務負擔，無稿費支出，但刊物爲賣品，收入與印刷紙張費相抵，相差有限，即由極光社支出，或社員捐獻。極光盛時，曾出一份外圍報紙，名爲「大同日報」，具見大家對於文化宣傳之熱忱及自信之強烈。

由於極光社的活躍，掌握中大學生運動的領導權，易於影響全國大學學生的觀念與動向，致爲日本人所矚目，何以得知？有無證據？曰：有！也是偶然機會，十九年秋某日，我去圖書館閱報，竟在東京日日新聞、朝日新聞兩大報上，對極光社有相當震撼性的報導，和重要成員的個別調查與描述，當時使我莫大的驚訝。這和我二十六年抗日守土與日軍作戰擄得一份日本軍用地圖，上面記載小土地廟，一棵樹俱有，比我們自己的軍用地圖還詳盡一樣地驚訝無分軒輊。記得我曾外出購買一份報紙保存，並向社報告，日本人的用心之勤，用力之深，真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。自那時起，即植根此一印象。

蔣主席一語評風波

極光社員既都是國民黨員，所以它的口號是「右手打倒共產黨，左手反對異黨！」領導運作的策略是全力維護黨（國民黨）的領導核心，對青年愛國熱情之潮，決不攔頭打壩，使有若干發洩機會，以免橫溢潰決。可是這種正確路線和工

作苦心，既不為黨內當權派所了解，更不為彼等所諒，竟一味採取高壓手段；除前述楊德超同學被捕外，我被不只一名特務帶着手槍狼狗跟踪，隨時有錙鎊入獄之虞。大家都為黨國奮鬥，反而吃力不討好。同時我行將畢業，也準備以較多時間讀書，好好寫一篇畢業論文（題名「法人犯罪論」，八萬餘字，除獲高分外，由法律評論社出版），於是毅然退出學運。多少年被壓制不能出頭的共黨和異黨，等於國民黨賜與乘虛而入的機會，抓到學運領導權，鬧出滔天大禍，這就是民國二十年末中共向國際發出呼號：「佔領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」那次痛心事件。

事件經過是這樣的：共黨及其同路人抓到學運領導權後，發動全國重要都市的學生到京請願，要求出兵抗日；於是北自平津，中自武漢，東南京滬大學生不下五萬人，強佔所有車船交通工具，使全國交通癱瘓，一起擁至南京，佔領所有大中學校作為宿營地，再集合遊行示威，鼓動罷課、罷工、罷市，搗毀中央日報，打國民黨中央黨部，南京秩序幾為之擾亂，一個平靜的首都，好像驟遭外來蠻族入侵一樣。更嚴重的是他們包圍國民政府，收繳國府警衛的槍枝，自己站崗，把主席蔣公困在府內。各院長由後門進入國府，向當前擁塞的學生，答覆請願，都被轟下臺，非要蔣公親自答覆不可。而學生羣中藏有身懷手槍炸彈的暴亂份子（後經搜出），身為軍事家的蔣公，自然料敵機先，始終沉着應付，由身邊的副官近衛，嚴守主席辦公樓一道門。如此僵持，竟達兩日夜之久。此時天寒，已落雨雪，主席被

困，國家政務幾陷停頓，態勢嚴重有如此者！

如何解決這種尷尬局勢？革命政府既不能動武，更不能流血，增加共黨的藉口，還是老謀深算的黨人，想到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的辦法，要求學運老將出馬。於是黨內當權派分頭磋商，使我也有機會發一頓牢騷，出一口冤氣，然後集合同僚，研商緊急策略：1.軍警憲聽候指揮調遣。2.選南京最可靠的學生二百人作為基本隊伍。3.先將南京學生隊伍抽出，次及武漢，使五分之四學生離開國府外圍，再臨場決定第二步驟。上列計策實施後，使擁塞的國府路可以交通。羣衆心理是盲動的，五分之四羣衆既去，剩餘學生心理動搖，逐漸零星散去。結果只餘國府內數千人，都是平津學生，繳械隊械，自行站崗也是他們，很明顯這是共黨劫持者，和我們又比較生疏，不易說服，於是決定不惜犧牲，徒手和他們搏鬥。2.原南京學生二百人配上徒手警察憲兵各五百人共一千二百人，攜帶繩索、警棍必要時備用。3.國府外不遠處，佈署兩營全副武裝軍隊，聽候指揮。4.學生打頭陣，都配糾察條，警察其次，憲兵殿後，進入國府即大聲宣佈：「大隊在府外集合開向某地舉行大會，糾察隊奉大會命請大家前往」，先帶動若干人移動，極少數人意圖反抗，便不客氣的兩人挾一個硬向外拖，就這樣將國府內的學生肅清。府外軍隊都上了刺刀，排成兩列，只留當中行路，由我們向他們宣佈：「蔣主席在軍校大禮堂準備向諸位講話，現在我們去軍校！」這些多數被利用的學生，和極少數死硬派，都被逼到軍校大禮堂，由蔣公訓話，最主要的

話語是：「我一定帶領你們抗日，但我不能拿你們去平白犧牲，凡是要抗日的留下來接受軍事訓練！」結果自然無人答應，都被斥回。

第二天上午八時左右，主席親到中大（北方學生都集於此）視察，並告訴學生軍船都已準備好了，送他們回校、回家。一場滔天波濤，就此平靜解決。不過此一事件，倒有兩個插曲：蔣公在軍校講話之後，很高興的召見我們出力者，這是我第二次和他見面，他要我先把他姓名籍貫都寫在他的手冊裏，並溫和慈祥的說：「有事寫報告來給我。」我因無事可煩他老人家，所以未曾寫過報告；因此在三十六年重慶黨政班受訓第四週自治週，我當學員總值星官，發口令請團長點名，我是第一名，當應「有！」之後，他看看我，帶着責備和溫和的口吻說：「強項吏！」其次，中大因此次學潮被開除十四位同學，有幾位是和我同期的男女同學，即將畢業，竟成爲此次學潮的犧牲者，不無遺憾。

男女同學幹得起勁

原想退出學運，好好讀書，寫作一篇像樣的畢業論文，誰知日本食髓知味，又發動「一二八」事變。上海是遠東國際商埠，也是我國財經中心，鄰近首都，觀瞻所繫，我政府無法再事容忍，乃奮起英勇作戰，舉國民心士氣慷慨激昂，陸空軍表現突出，予日軍以重創。極光社發起組織抗敵後援會，男女同學參與者三十餘人，經教育部核准授旗並轉介前線十九路軍。男女均着軍服繫皮帶，與正規軍一樣，惟符號臂章不同，開赴

前方，由十九路軍總部撥歸七十八師區壽年部指揮。接觸最多的是該師參謀長徐名鴻上校，言談間即感此君偏激，思想不純，處處對統帥蔣公不滿，後果然在「閩變」被槍斃。我隊被指派動員民衆協助部隊，慰勞、醫藥、傷患後送、宣傳、防諜等部隊艱苦作戰無力無暇做的事，正合既抗敵又後援的任務。我隊駐在總部附近，有軍用電話連絡，男女同學幹得既新鮮又起勁。隊分男女兩組，男組我推王輝明爲隊長，文光亮副之；女隊由吳子我領隊，一位湖南女同學副之。

日軍初甚驕傲，以爲我軍也像東北部隊的不抵抗，一經接觸，大出意料。我軍武器雖差，但英勇異常，使敵軍屢吃敗仗，幾乎被趕下海，於是送自國內增援，作戰方式改爲陸海空聯合作戰。空軍轟炸，海軍砲轟，陸軍大砲先作地毯式攻擊，再以坦克作掩護，步兵才隨後跟進。我方等於無海軍，空軍雖幼，但英勇異常。沈崇誨炸敵艦受傷，不願勉強飛回，以傷機炸彈連人一齊俯衝敵艦，使敵旗艦遭受嚴重傷害，不能作戰；閩海文勇士轟炸敵方，機被擊落，跳傘不幸落入敵區，敵人意圖俘虜，他竟用手槍射殺敵人後，舉槍自戕，死事壯烈，即敵人亦加以殮葬，立碑崇敬。他如步兵缺乏防坦克砲，不知若干勇士，竟滿身掛着手榴彈，滾向敵人坦克，與坦克同歸於盡。此類英烈事蹟，前方目覩，後方轟傳，再加大衆傳播，使中外普遍得知。敵人身受其苦，於是國際對我形象更新，日本亦知中國並非易於吞併，作戰一月，遂有淞滬停戰協定之訂立，暫時相安。

滿手泥漿九死一生

但我個人在抗敵中有一次奇異的死亡幻境，不能不記。二月下旬某日清晨，我因公前往總部，行至眞如暨南大學校園時，旭日初升，敵機七架前來轟炸；我憑經驗，逃避敵機所丟炸彈。因暨大校舍是十九路軍倉庫、醫院所在地，慰勞品也堆積如山，我不敢進入室內，寧可在校園內東躲西逃，相持十餘分鐘，尚能無事。最後這十七架飛機居然散開，各投四彈，滿天都是醬油瓶炸彈，籠罩面積太廣，心知這次一定要糟，於是避重就輕，跑了幾十步後，即跳下一個交通壕內，隨即轟然一聲，不省人事。大約十分鐘之久，我恢復感覺，幻覺可能已死；再過數分鐘，抬頭一試上身居然能動，於是勉強撐起上身，自污泥中抽出右手，向頭一摸，盡是軟漿，此時不敢睜開眼，心想：「完了，滿手都是腦漿，焉有命在？」再過些時，並不感痛楚，爲着好奇，睜眼一瞧，原來一手污泥並非腦漿，心神大振，奮力跪起，將埋在我上身的泥土一起卸落，再次由跪而站，大呼一聲：「我沒死！」隨後全身檢查，只右手面上被破片擦傷，至今留有疤痕。再看距我五尺處，有地墳起甚高，不遠處有一士兵手持輕機槍作對空射擊狀，一動也不動，我向他說：「敵機走了。」他還是不動，也不言語，走近一看，原來被震氣絕多時了。

完成論文獻上方帽

淞滬協定，達成停戰後，我隊隨軍後撤，但

仍遭敵機追襲，數週危險。因政府已自南京遷往洛陽，我們又自南京經津浦路轉隨海路，沿線作學運民運，使後方學生、民衆知所警惕，慎防敵人更進一步的侵略。

抵達洛陽向教育部及政府各機關陳述意見後，少不了觀賞古都名勝，如關陵、龍門石刻、孟津渡等地。事畢返校，又在京畿附近暢遊牛首山、鍾山、燕子磯、玄武湖、莫愁湖等名勝，探幽攬勝，由精於拍照沖印的吳春科同學攝得許多紀念性照片。

學校既恢復正常，於是我埋頭繼續完成畢業論文「法人犯罪論」，先在刑法學專家夏勤、胡長清兩師主辦之法律評論上發表，後印成書，是我寫的第一本小冊子，僅八萬餘字。如果以預科一年、正科四年計算，我應讀五年才能畢業，但因又採學分制，法律系一共一百卅五個學分，我在四年內業已讀滿，所以，取巧一年。到了二十一年七月亦即二十年度完了，我的黃金時代大學四年生活告終，同年的校友，紛紛戴上方帽子拍照，然後驪歌一曲，勞燕分飛，開始另一段人生旅程！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